

# 嘉祿庄：建筑与家族的传奇

石华鹏

雨雾中的嘉祿庄，有一种洗尽铅华之后的静穆素朴之美。远的山林、近田野，绿色尽情铺展，在这巨毯一般的绿中，方形构造、青黑色的大型古庄寨——嘉祿庄静卧其间，高大的寨墙环绕层层递进的黑瓦楼阁，宛如宫殿，颇为壮观气派。细雨中，大片的绿、古旧的青瓦重脊，映衬着庄寨前的风水池以及远处水光潋滟的田畴，构成一幅静雅的山乡图景。

嘉祿庄已经一百六十七岁了，这幅图景也存在了一百六十七年。当一座庄寨收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与记忆，容纳了一个家族几十代人的兴衰与变迁，便如一位老者那般静穆素朴了。静穆是那种见证了沧海桑田、时光流逝之后的平静肃穆，素朴是那种历经荣耀岁月、复归本真之后的素朴无华。

这里是福建福州市永泰县同安镇同安村，崇山峻岭中一处难得的开阔平地，嘉祿庄依山而卧，面朝田野。我们到达时，五月的雨水正落个不停。

安静沉默了百余年的永泰庄寨，近几十年声名鹊起，成为许多都市人的热门之旅。久居都市的人们，忽然见到藏之深闺的庄寨，撩开神秘面纱，有如发现新大陆的惊叹骤然四起：还有如此宏大古老的民间古建！居然保存得如此完整，庄寨与自然那么和谐、那么美。

永泰庄寨满足了人们崇尚乡土的怀旧之风，让人们过去的乡村记忆瞬间复活起来；也满足了人们充满好奇的探秘之风：为什么建这么大的一座庄寨？古庄寨的家族经历了哪些传奇？何以能完整保存至今？每一个疑问都吸引着人们探究的脚步。

永泰庄寨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时期，历史上有数量超过两千座，眼下保存较好的有一百五十二座。我们造访的同安镇保存完好的庄寨有二十一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四座：仁和庄、爱荆庄、嘉祿庄和九斗庄。为了抵御匪患兵灾和满足居住需求，永泰山民创造了与众不同的庄寨。

永泰的庄寨无不在讲述一座座建筑传奇，嘉祿庄也不例外。我领略过闽西土楼的坚固防御，也感受过三明土堡的礼仪教化，与闽西土楼重在“防”和三明土堡重在“住”稍有不同的是，永泰庄寨平衡了“防”与“住”的要求，既重“防”也重“住”，于是就有了“庄寨”这一名称。专家说：“庄寨，内为庄，外为寨；文为庄，武为寨；自己叫庄，外人叫寨。”也就是说，从里头看是庄园，从外面看是堡垒；庄内体现为生活性，传达文化礼仪，寨外体现为防御性，展示军事威慑，这些庄寨多以“某某庄”命名，但外人还是习惯称之为寨。

嘉祿庄体量巨大，方正方形制，南北长六十七米，东西宽六十米，建筑面积四千零二十平方米，加上寨前的风水池等，整个占地面积四百一十平方米，相当于十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小。它由一圈坚固高大的寨墙和传统中庭护厝式建筑构成，方正对称，外封闭内开放，规整而大气。

走近嘉祿庄，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壮观的寨墙和精巧的半月形寨门。寨墙基座用黄褐色块石垒砌，有的块石重达三百多斤，石墙高四至五米，上又添筑高二点五米坚硬土墙，计高七米，寨墙之上为人字脊瓦檐，寨墙块石交错，厚度三米左右，坚固壮观。

与坚固壮观的寨墙相比，半月形的寨门便显得轻巧秀气。寨门不大，便于防守，用精选细雕的块石垒砌，双重门板，门板用酸丝木制作，厚达三十厘米，硬度高，火不易烧坏。门楣之上悬挂着书法家书写的“嘉祿庄”俊朗大字的牌匾。

穿过厚厚庄门，进入庄内，左转前行不远便有楼梯，通往二楼沿寨墙边修筑了跑马道。跑马道宽约两米，绕庄一周二百六十米，名曰跑马道，并不跑马，用于人员观察巡逻和军事抵抗。庄门拱顶有观察和防御孔口，右边筑有一个炮楼，寨墙四周布有许多毛竹筒枪眼，每隔五米相向交叉，抵御匪盗袭击，不留任何死角。

至此，嘉祿庄的防御工事借助寨墙得以完成。

进入庄门直行，便是前院，迷宫一样的庄园徐徐展开，这里便是一个安宁的世界了。中庭护厝，轴线分明，阁楼重重，雕窗画栋。嘉祿庄为四进三的结构，由前院、天井、书院、正厅、后厅和左右护厝组成，有大小房间一百八十二间，空埕(天井)十一个。大厅是庄园的核心，有十米多高，堂上有“孝友”等金子牌匾，柱上有多副家风家训楹联。屋顶飞檐翘角，青瓦层层。所有天井廊廓均用精雕细刻的条石铺就，尤其正厅走廊上的条石长两米多，宽近一米，为所有宅第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厅前的天井四周立有一圈青石方柱，方柱半米高，柱头雕有狮子、花卉等，石柱两侧有凹槽。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很多人猜不出来。原来，石柱间是可以镶嵌栏板的，下雨时遮挡雨水，防止雨水溅到走廊上。这类水遁石柱，其他庄寨不曾有，是嘉祿庄的独家特色。

嘉祿庄最多时住过二百多人，那种生活的烟火气息和热闹情形可以想见，如今只有一位家族后人住在里边看护庄寨。嘉祿庄繁衍的子孙要么搬迁到庄寨附近的楼房居住，要么到永泰之外的天涯海角打拼奋斗去了。

人去，但楼未空。每年正月初三嘉祿庄举办“孝友会”，只要从这里走出的，不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只要一个短信或电话，三四百后人们都会相约而至，把酒言欢，畅叙家族之情，缅怀先祖之恩。此时的嘉祿庄温馨、和谐、热闹，仿佛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光景。

嘉祿年的家族传奇和家族精神也在这一年一度的“孝友会”中讲述、传承下来。

嘉祿年是张氏两兄弟张昭乾、张昭融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筹资建起来的。两兄弟均为卓有成就的乡绅贤人。张昭乾精通医术，明伦理，为人公正廉明，善解乡邻纠纷。张昭融志厚勤俭，敬仰读书人，教导子孙耕读诗书，为人热情仗义。大哥张昭乾精通

地理堪舆，嘉祿庄由他亲自设计、督建。兄弟俩感情笃深，各具财力，但并不各起炉灶，还是合力建此大宅。

在我看来，嘉祿庄最大的家族精神财富为“孝”和“义”。

嘉祿庄正厅堂上挂着的那块“孝友”金字牌匾，最为家族子孙珍视。这块匾额自朝廷，受赠的人是张昭乾、张昭融两兄弟，褒奖张氏兄弟在“孝友”这项德行上，为世人树立了标杆。

张氏兄弟有位堂弟在四川即用县任职，却英年早逝，留下遗孤张昭年。张昭年当时年方二岁，竟被管家卖与人，换钱供其花天酒地。消息传回家乡，身为堂亲的昭乾、昭融两兄弟寝食不安，商议之后，昭融千里奔赴四川，赎出遗孤带回抚养。张氏兄弟将张昭年视如己出，照顾至成年，还为他置家娶妻，使得堂弟一脉得以繁衍。张昭年的后人感于昭乾、昭融挺身抚养遗孤的义举，请求四川即用县的乡绅名士向朝廷推荐“孝友”，最终得到礼部的批准，光绪帝颁圣旨赐“孝友”匾。

张氏兄弟不仅千里救遗孤的故事流传很远，兄弟和睦、族亲友善也传为佳话。百多年后，张氏后人翻阅族谱，还发现张家兄弟情感深厚之处。过去有钱人家多数在生前就已修好阴宅，大多夫妻同堂。但据族谱记载，张昭乾、张昭融兄弟俩死后，葬于同一处。而兄弟俩的妻子，也同葬一处。这一细节或可说明，张家不仅兄弟感情深厚，妯娌相处也非常和睦。这种亲族友善的家风，在后代得以延续。

说起嘉祿庄后人讲义气、重承诺、肯实干的故事，就要说到与嘉祿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九斗庄了。与嘉祿庄相距不到百米远的九斗庄，是由张昭融的三个儿子合建。九斗庄的恢弘气派和精美程度远胜嘉祿庄，但遗憾的是，九斗庄因家族事业变故而最终没有完全建成。

傍晚来临，我们走出嘉祿庄，雨水已歇，天空澄澈，夕阳若隐若现，回头看夕阳中的嘉祿庄，一切秀美如画。

## 岁月如歌

豫州牧之牧与羊无关  
风来了  
雨去了  
横也是鞭竖也是鞭  
山青了  
水绿了  
羊也悠然人也悠然

一蓑烟雨任平生  
看树，树绿，树比葱还绿  
看天，天蓝，天比海还蓝

# 荷韵里的时光

田霞

真正认识荷了解荷，是读了关于荷的美文，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孙犁的《荷花淀》，还有宋代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

第一次见到荷，是在故乡保定古莲花池。古莲花池地处保定市内南市区，有着“摇红漾翠、虫儿带霞衣”的婀娜风姿。园内的碑林与莲花池相互辉映，使莲花池有着独特魅力。

小时候，姥姥常带我去莲花池，看那池中出淤泥而不染的繁盛的荷花。细数绿茸茸的莲蓬，端详池塘中莲荷掩映下游客游去的鱼儿，惊喜于它们迅捷溅起的涟漪。在荷花最美的季节，也会扎着两条羊角辫摇着姥姥的衣襟，要和姥姥照相留影，尽管那时还没有彩色胶片。

少年时，当我的阅读还需借助字典时，我读了《荷花淀》，爱不释手。《荷花淀》选自著名作家孙犁的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描写了抗日战争中，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一支活跃在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他们利用有利地形，驾小舟出入芦苇荡，辗转于茫茫荷花淀上，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谱写出一曲曲白洋淀人民抗日救国的凯歌。

时光流转，岁月蹉跎。穿行在白洋淀翠绿茂密的芦苇荡中，使人产生一种别样的情怀。扑棱棱觅食的鸭群，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打闹和欢笑声，阳光下晒得黑黑的小男孩儿，个个脸上挂着鲜亮亮的水珠儿，光着身子在芦苇丛中嬉戏玩耍着，不时溅起一阵阵水雾似的浪花，童音回荡在大淀上……

记得，在保定读书时，我们班有一位来自雄安(当时为雄安县，白洋淀在雄安县境内)借读的同学，与我同桌。他每周回一次老家，带回一些生活用品，还有熏制的泥鳅、小白鱼，以及能储存的虾酱、小鱼咸菜、鸭蛋等等。每每送给同学们品尝时，便会讲起白洋淀的趣事。那时白洋淀的水远没有现在丰盈，曾一度几近干涸。我想，这些小鱼小虾也不知同学的父母花了多少工夫，才有了这一周的补给。那时物质生活还比较匮乏，交通也没有现在这样便利，多以自行车为主。我和其他同学总是找些理由，只是品尝一点点这来自白洋淀的新鲜神奇的美味。平时，我和同学们常常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与这位同学分享，也会尽力帮助外地来求学的同学。如今，当年的雄安县已划归为雄安新区，便利的交通四通八达，从保定到雄安开车不过数十分钟。

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我们家院子里偌大的鱼缸里，种上了荷。很快，一株株小荷露出尖尖角，含苞欲放，散发出阵阵的荷香。每当看见盛开的荷花，我就会大声地朗读《荷塘月色》，偶尔抬头，发现爸爸妈妈一边忙碌着，一边也在欣赏地听着。还有满院子的枣树、香椿树，以及姹紫嫣红的桃花、月季花，它们也像是听着、欣赏着院子里的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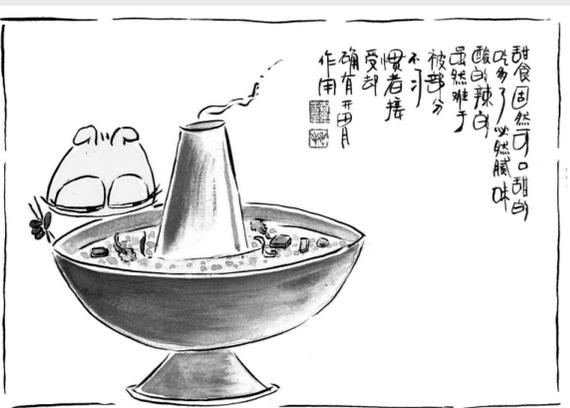
这温馨的场景，是父母给予儿女的爱，这爱，犹如幽静纯美的时光，种在儿女的心田上。感恩这爱的相遇和拥有。

铁马，秋风，塞北；细雨，桂花，江南。记得在江南一所军校读书时，课堂上老师讲到宋代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从历史年代、人文地理、自然风景，一直讲到词中的字妙句美，正当我全神贯注地听讲时，老师忽然点名让我来朗读这首词。于是，我带着深深的感情朗读了起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江南的荷花如精美的画卷一般展现在眼前，还有金黄的油菜花、梅花山以及小桥流水、鱼米飘香……九十七名学员的教室安静极了，然后是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军校一别，大家奔向五湖四海，高山海岛、戈壁沙漠，大江南北，不觉已过去数年。

挽不住的是时光，留得住的只有美好的回忆。此刻，初夏的北方，绿意葱茏，繁花飘香，青青的荷叶已曼妙出水面，想必江南的小荷也露出尖尖角了吧？

## 灯下漫笔



画说王道 王蒙文 吉建芳绘

# 父亲牧羊

刘向东

头羊在前面领着走  
一声哨儿响，几声  
妈——妈  
羊儿归圈

羊儿归圈，小溪流水  
哗啦啦  
哗啦啦  
一群小山包儿追着云彩

一只，两只，三四只

教来教去总是多一只羊  
重教一遍。梦里再教  
傻犊子偏偏知道躲閃

端坐于老屋一角  
听羊儿半夜里倒嚼白天  
月儿歪了  
羊儿静了

响响着自己跟自己交谈——  
祖宗姓刘与皇叔无关

# 一方水土一方戏

罗丽

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人的晚间娱乐还是单调而寡淡的，那时最初的记忆是，外婆带着我去戏院“睇大戏”。

21世纪的今天接触了如此多新鲜事物，广府人依然对粤剧情有独钟。粤剧已深入广府人的骨髓，无论“80后”“90后”，只要会说粤语，那么他对粤剧的情怀就会挥之不去。

粤剧素有“南国红豆”的美誉，又称“广府大戏”，是广府地区第一大剧种。粤剧由外省声腔演变而来，又经本土音乐曲艺的改造，最终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娱乐活动。自汉唐至明清，作为通商口岸的广州，经济繁荣，南北的歌舞技艺随之来到南粤，形成“粤俗好歌”景象。到了17世纪中叶，弋阳腔、昆腔等外来剧种流入岭南，出现了成熟的戏剧形式。18世纪后期，本地艺人借鉴外地剧种经验，成立本地班，使梆子、皮黄等剧种的音乐与粤语语音融合，逐渐形成地域韵味浓郁的粤剧音乐。民国期间，粤剧已完全使用粤语方言。

粤剧的形成过程，反映出其兼容并蓄、多元互通的特性。上世纪初粤剧开始以方言演出，随后在城市受到了京昆艺术和话剧、电影的影响，50年代前后到达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峰，完成了剧种的定型。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大班”的崛起，更是推动了粤剧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广场到剧场的发展，从此粤剧由粗陋走向精致，由“提线戏”走向完备剧本。

广府人灵活、开放、务实、求新，在近代发展中，无论是经济还是文

化，均走在与潮流接轨的前列。粤剧灵活多变、兼容并蓄、敢于尝新的文化精神和审美传统，与广府文化中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外来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的本质特点分不开。没有广府文化的浸润，粤剧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剧种。广府文化的灵活、开放，使得外来声腔得以被本地化，本地的民间歌谣和武术得以被吸纳；广府文化的务实求新，使得粤剧在地方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新剧目，大批西洋乐器被吸纳，表演上借鉴话剧和电影。

广府人的革新精神，也使得粤剧在戏曲改良的过程中，比其他剧种更为大胆。一代粤剧大师师曾和薛觉先均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粤剧改良的口号。

我10多年前就开始了粤剧电影的专题研究，从传播媒介和技术发展角度来看粤剧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可以从侧面看到粤剧剧种乃至广府人的灵活多变和对科技发展的敏锐。

粤剧的变革和媒介的交互发展，一直都走在全国前列。粤剧从依靠现场观演互动的单一舞台演出，在20世纪初开始与唱片、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制品、互联网等渐次出现媒介交互发展，把一次性的观剧行为变成可重复的观剧行为，突破了舞台演出在时空上的限制，使得粤剧的传播更深更广更持久。粤剧不同载体上继续“存”和“传”，实际是粤剧通过传播媒介的变化而实现存在空间的延

展的。“粤剧”既被制成剧本、刊物、唱片出售，又被观赏者在不同私人观赏场所体验。

直到电影的介入，粤剧的传播模式和感知途径又再次发生了改变——影院的银幕放映真正使观众从私人空间重新回到公共的观赏场所，集体完成一次单向的视听观赏体验。虽在经历了时空的压缩、即兴演出和场合的消退后，在影院的集体幻觉里，粤剧观赏体验似乎得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归。另一方面，承载着同一粤剧影片的胶卷，又在多个场所重复放映，甚至漂洋过海传播各处，使粤剧一度被压缩的时空在另一种意义上得以延展——不同时空之外的观众能在另一处得到同样的观感体验。粤剧不再为城市化乏力，而反过成为乡土文化、“乡愁”的代言。最神奇的是，电影承载着粤剧，在20世纪后期也随着电视、影音制品进入家庭，再次成为私人的观赏体验。粤剧的存在空间非但没有消失，而正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粤剧对于广府族群而言，不止是一种娱乐方式和文艺样式，更重要的是体现着族群文化认同的审美活动与文化记忆，蕴涵着这片土地上最深层的精神品格和普世情怀。粤剧从外来声腔南来入粤开始到本地班出现，从粤剧改良到进入城市戏院，均清晰地传递出广府文化特有的开放、包容、善变的

文化属性。在时代变迁中，粤剧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色和演戏习俗，从粤剧神功戏演出到粤剧例戏，从粤西“年例”到粤剧“福地”，依旧能够见证粤剧在广府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追踪粤剧在两广及港澳地区的流播到粤剧在旧上海的轨迹，及粤剧在东南亚、北美的海外传播与广府移民民间的渊源，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地理上远离广府文化的区域，粤剧依旧以其乡音乡情紧密联系着广府族群。剖析粤剧声腔演唱、演奏与民间曲艺中木鱼、龙舟、南音、粤讴间的融合化用，细数粤剧音乐伴奏与广东音乐经济演奏间的相互关联，粤剧南派武技与南派武术两者的互动吸纳，以及粤方言中那些来自粤剧的口语、谚语所留下的印记，展现了粤剧以广府民间文艺为养分的强大受容能力。

粤人善歌，一方水土一方戏。有时候很难分辨出究竟是广府文化孕育了粤剧，还是粤剧文化浸润着代代广府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作者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戏剧创作研究室主任，二级编剧，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 时代湾区

主办：(中国)文化报 暨南大学文学院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事处  
协办：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投稿邮箱：sdwqsg@163.com

